

## 157. 監獄..... Rick Joyner 的監獄院子及其守衛的願景

他的書 “The Final Quest” 一章

The Prison 中的

突然間，我站在一個大監獄院子裡。像我以前從未見過的那樣巨大的牆壁。它們延伸到我所能看到的數百英尺高且非常厚。牆前還有其他柵欄和剃刀線。每隔幾百英尺，牆壁頂部就有防護塔。我可以在每個人看到警衛，但他們離我太遠，我看不到他們。

它是灰色，黑暗和沈悶，似乎完美地反映了站在監獄院子裡的人群。整個院子裡，人們都坐在他們自己的群體中。老黑人在一組，年輕的黑人在另一組。老人和年輕白人也分開了，女人也分開了。

每一個種族，這看起來都是一樣的。除最年幼的孩子外，那些有特色的人是分開的。在這些團體之間，許多人似乎都在四處奔波。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樣，我可以通過找到他們最喜歡的群體來判斷他們是在尋找自己的身份。然而，顯而易見的是，這些團體並沒有讓任何人輕易加入他們。

當我更仔細地觀察這些人時，我可以看到他們都有很深的傷口和以前傷口的許多傷疤。除了孩子，他們似乎都幾乎失明，只能看到他們自己的群體。即使在他們的團隊中，他們也在不斷地試圖看到其他人可能存在的差異。當他們發現一點點差異時，他們會攻擊那個與眾不同的人。

他們都顯得飢餓，口渴和生病。我走近一位老人，問他為什麼都在監獄裡。他驚訝地看著我，強調他們不在監獄裡，為什麼我會問這樣一個愚蠢的事情。我指著圍欄和守衛，他回答說：

“什麼圍欄？什麼守衛？”

他看著我，好像我侮辱了他一樣，我知道如果我問他別的什麼，我會受到攻擊。

我問了一個年輕女人同樣的問題並得到了同樣的答复。然後我意識到他們是如此盲目，以至於他們甚至看不到柵欄或守衛。這些人不知道他們在監獄裡。

### 衛兵

我決定問一個警衛為什麼這些人在監獄裡。當我走向柵欄時，我可以看到它們很容易穿過的洞。當我到達牆壁時，我發現它非常不規則，以至於我很容易爬上去。任何人都可以輕易逃脫，但沒有人在嘗試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俘虜。

當我到達牆頂時，我可以看到很遠的距離，看到陽光照在牆外。由於牆的高度和懸掛在它上面的雲層，它沒有在監獄院子裡閃耀。我看到監獄院子裡的火災遠遠落到孩子們聚集的盡頭。這些火焰產生的煙霧在院子裡形成了一層厚厚的雲層，將原本只是陰影的牆壁變成了悶熱，沉悶的陰霾。我想知道是什麼在燃燒。

我沿著牆頂走，直到我到達警衛崗位。我很驚訝地發現這名警衛穿著一件帶領的精美西裝，表明他是某種牧師或牧師。他看到我並不震驚，我認為他認為我是另一個後衛。

“先生，為什麼這些人在監獄？”我問道。那個問題讓他感到震驚，我看到恐懼和懷疑就像一條毯子一樣籠罩著他。

“什麼監獄？”他回答說。“你在說什麼？”“我在談論這個監獄院子裡的那些人，”我說，感到一種奇怪的大膽。“你顯然是一名監獄看守，因為你在看守所，但為什麼你這樣打扮？”我繼續道。

“我不是監獄看守！我是福音的傳道人。我不是他們的守衛 - 我是他們的精神領袖。這不是警衛室\_\_是主的家！兒子，如果你認為你的問題很有趣，我不是笑！”他抓起槍，似乎準備向我開槍。

“請原諒我打擾你，”我回答道，感覺到他的槍。當我走開時，我希望隨時聽到鏡頭。這個男人是如此不安全，我知道他會在思考他是否感到受到威脅之前會開槍。我也可以說他是真誠的。他真的不知道他是一名後衛。

### 學校的老師，

我走在牆邊，直到我覺得我是一個安全的距離，然後轉身回望牧師。他在警衛室裡來回踱步，非常激動。我想知道為什麼我的問題讓他非常不安。顯而易見的是，我的問題沒有讓他看到任何不同的東西，而是讓他更加不安全和更致命。

當我走路的時候，我感到絕望，想知道發生了什麼，我想到如何重新解釋我的問題，以免冒犯我試圖與之交談的下一個警衛。當我走近下一個警衛室時，我再次對守衛的外表感到驚訝。這不是另一位部長，而是一位年輕女士。

“小姐，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？”我問道。

“當然。我可以幫你什麼？”她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氣息說道。“你是其中一個孩子的父母嗎？”

“不，”我回答道。“我是一名作家，”我不知何故知道這是我應該給她的答案。正如我所料，這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我不想犯這樣的錯誤，就是我和牧師打電話給他所謂的“警衛室”，我問小姐她為什麼站在“那個地方”。她的回答是立竿見影的，她似乎很驚訝我不知道。

“我是一名學校老師，所以你不覺得我應該在學校裡這麼自然嗎？”“這就是你的學校，”我回答道，指示了警衛室。

“是。我已經在這裡待了三年了。我可能在這裡度過餘生。我喜歡我正在做的事情。”這最後一句話非常機械，我知道如果我按下她，我會發現一些東西。

“你教什麼？你必須考慮用你的餘生來度過它。”“”我教授普通科學和社會研究。我的工作塑造這些年輕人的哲學和世界觀。

我教給他們的將會在他們的餘生中引導他們。你寫的是什麼？”她問道。

“書籍，”我回答說，“我寫了領導力書，”期待她的下一個問題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說過“基督教領導書籍”，我們的談話就會結束。在這個答案之後，她似乎更感興趣。

“領導是一個重要的主題，”她說，仍然有一點點居高臨下的空氣。“變化發生得如此之快，以至於我們必須擁有正確的領導工具，以便在正確的方向上引導這些變化。”

“那是什麼方向？”我問道。

“只有通過和平與安全才能實現繁榮，”她回答說，好像她甚至會驚訝我甚至會問這樣一個問題。

“我不是故意冒犯你，”我回答說，“但我對你對此的看法很感興趣。你認為實現這種和平與安全的最佳方式是什麼？”

“通過教育當然。我們在這個太空飛船地球上在一起，我們必須相處。通過教育，我們正在幫助群眾擺脫他們的穴居人，部落心態，了解我們都是一樣的，如果我們都為社會盡一份力，我們就會共同繁榮。” “這很有趣，”我回答說，“但我們並非都是一樣的。同樣有趣的是，那裡的所有人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和分離。你認為現在可能是時候修改你的哲學了嗎？”

她既驚訝又激動地看著我，但顯然不是因為她甚至考慮過我所說的是真實的。

“先生，你完全失明了嗎？”她終於回應道。

“不，我相信我看得很清楚，”我回答。“我剛從人群中走來走去，從未見過不同人群之間的這種分裂和敵意。在我看來，他們之間的衝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。”

我可以說，我的陳述就像是對這位年輕女士的抨擊。就好像她簡直無法相信有人甚至在說這些東西，更不用說有可能會有一些真相給他們。當我看著她時，我可以說她是如此盲目，以至於她幾乎看不到我。她在這麼高的塔樓，以至於她無法看到下面的人。她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但真誠地認為她可以看到一切。

“我們正在改變世界，”她明顯不屑地說道。“我們正在改變人們。如果還有像你所描述的像野獸一樣的人，我們也會改變它們。我們會佔上風。人類會佔上風。”

“對於這麼年輕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，”我評論道。

她在那個聲明中更加憤怒，但在她回應之前，兩名女子似乎沿著牆頂走向警衛室的門。一個是黑人女子，她似乎是五十多歲，另一個是穿得很好的白人婦女，可能是她三十出頭。當他們走路時，他們互相交談，兩人都顯得自信和有尊嚴。我可以說他們可以看到，這顯然是他們如何到達牆頂。

令我驚訝的是，這位年輕的學校老師抓起她的槍，走到警衛室外面去見他們，顯然不想讓這些女人靠近。她以一種非常膚淺的快樂和明顯的優越氣氛向她們打招呼，她似乎想要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令我驚訝的是，這兩個女人變得膽怯，過分尊重一個年輕的女人。

“我們已經開始詢問我們的孩子正在接受教育我們不理解的事情，”這位黑人女士說，鼓起一些勇氣。

“哦，我確信現在已經教過很多你不理解的事了，”老師謙遜地回答道。女人們不停地看著老師的槍，她以這樣的方式處理，以便他們不斷地意識到這一點。我站在附近，對整個場景感到驚訝。老師轉過身來，緊張地看著我。我可以說她害怕我可能會對女人說些什麼。當她指著槍時，她要求我離開。女人抬起頭來看她說話的對象，我意識到他們看不到我。他們的恐懼使他們蒙羞。

我呼喚女人們，讓她們有勇氣，相信她們心中的感受。他們看著我的方向，彷彿他們只能聽到噪音。他們也失去了聽力的能力。看到這個，年輕的老師笑了。然後她把槍對准我並吹響了一聲口哨。我覺得她覺得我是活著最危險的人。

我知道我不能等到她用哨子打電話的人。我也意識到，如果我退後一點，我會安全的，因為這位年輕的老師是如此盲目。我是對的。我帶著她的尖叫走開了，吹著她的哨子，最後變得如此憤怒，以至於她開始向這兩個女人開槍。當我站在兩個警衛崗位之間的牆上時，我想到了所有這一切，我感覺到智慧的存在。

“你必須回到監獄院子裡。我會和你在一起知道你有逃避任何陷阱或武器的願景。只記得恐懼會使你失明。當你走在我與你同在的信念中時，你總會看到前進的道路。你也必須小心，只向那些我引導你的人展示你的願景。”

“願景是守衛最害怕的。我知道你想問我很多問題，但是通過經歷你會有更好的回答。”